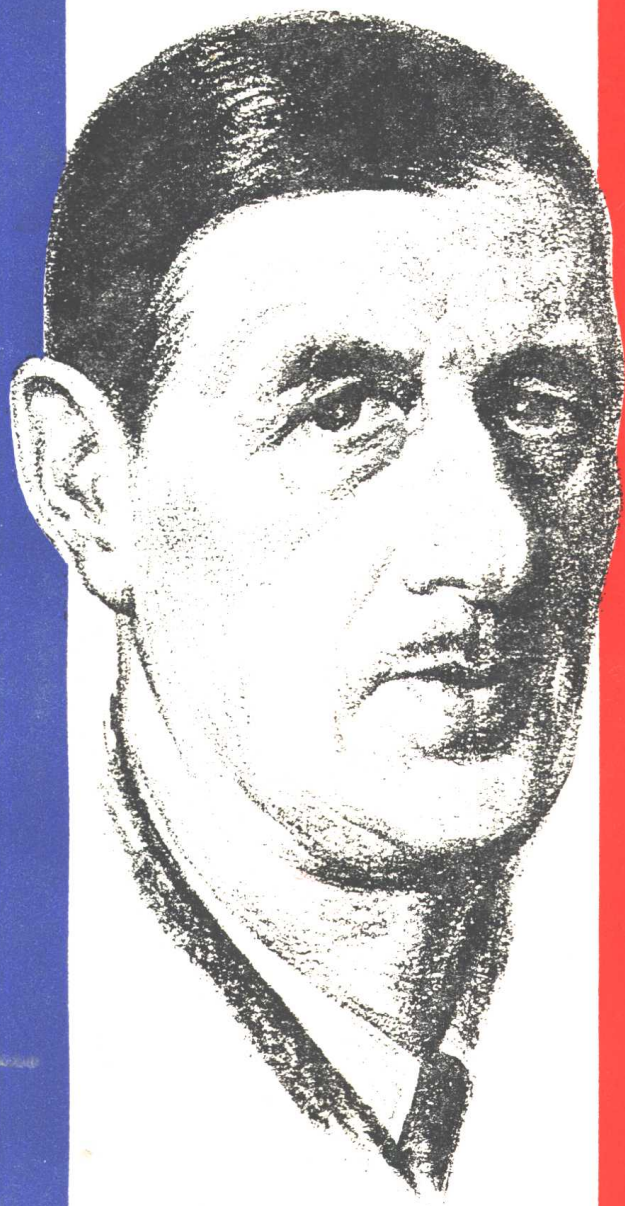


战争回忆录

戴高乐著



第一卷 召喚

1940
1942

〔上〕

战争回忆录

第一卷

召 唤

1940—1942

上 册

〔法〕戴高乐著

北京编译社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战争回忆录

第一卷

召 唤

1940—1942

下 册

〔法〕戴高乐著
北京编译社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CHARLES DE GAULLE
WAR MEMOIRS
THE CALL TO HONOUR

1940—1942

Collins, London, 1955

根据英国柯林斯出版公司1955年
英文版转译。原著名称是 *Mémoires*
de Guerre —— *L' Appel* (1940—
1942), 法国普隆图书出版公司 1954
年出版。

封面设计：孙 政

战争回忆录

第一卷

召 唤

1940—1942

〔法〕戴高乐著

北京编译社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展览路24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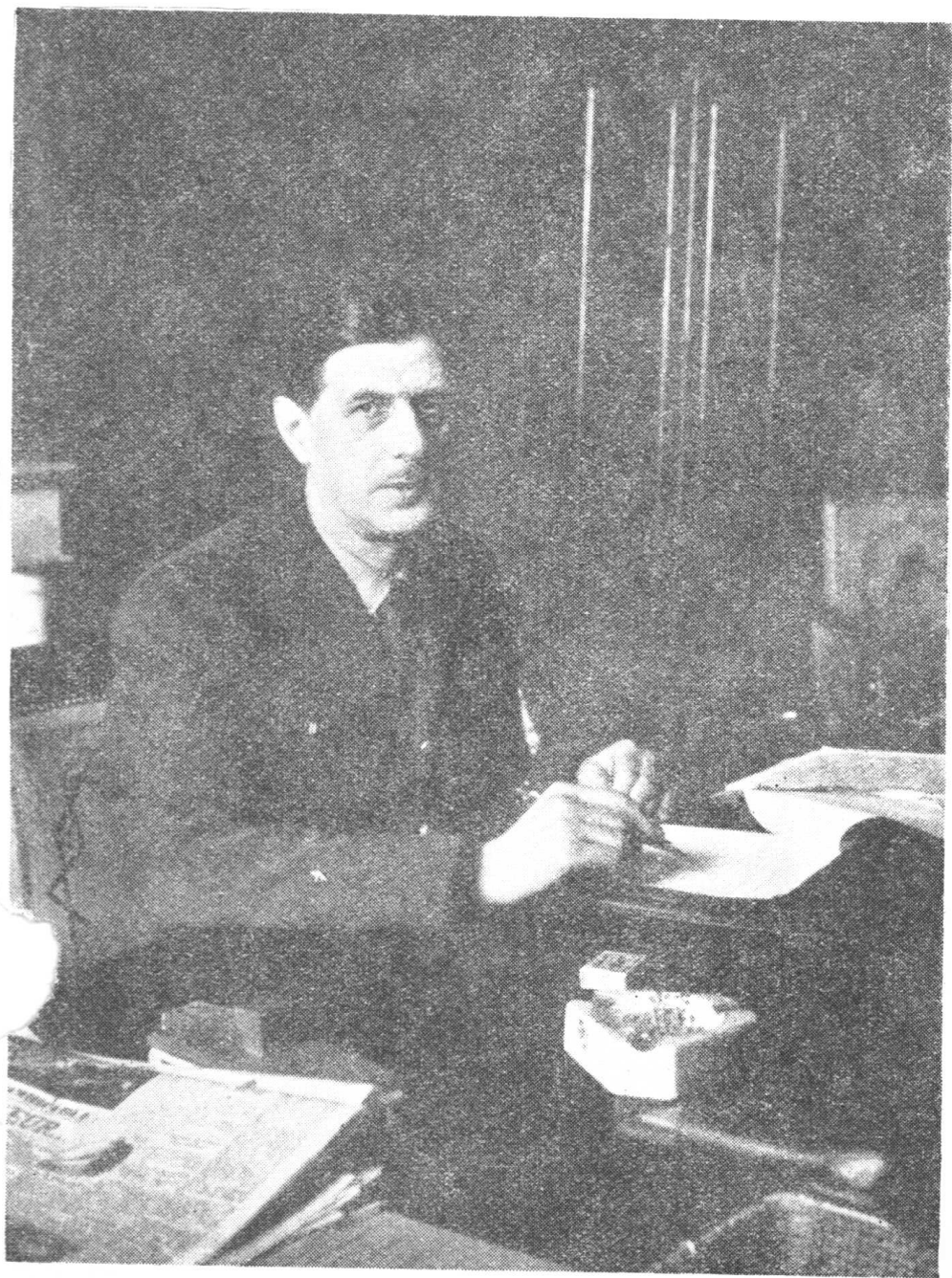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21 插页：3 字数：46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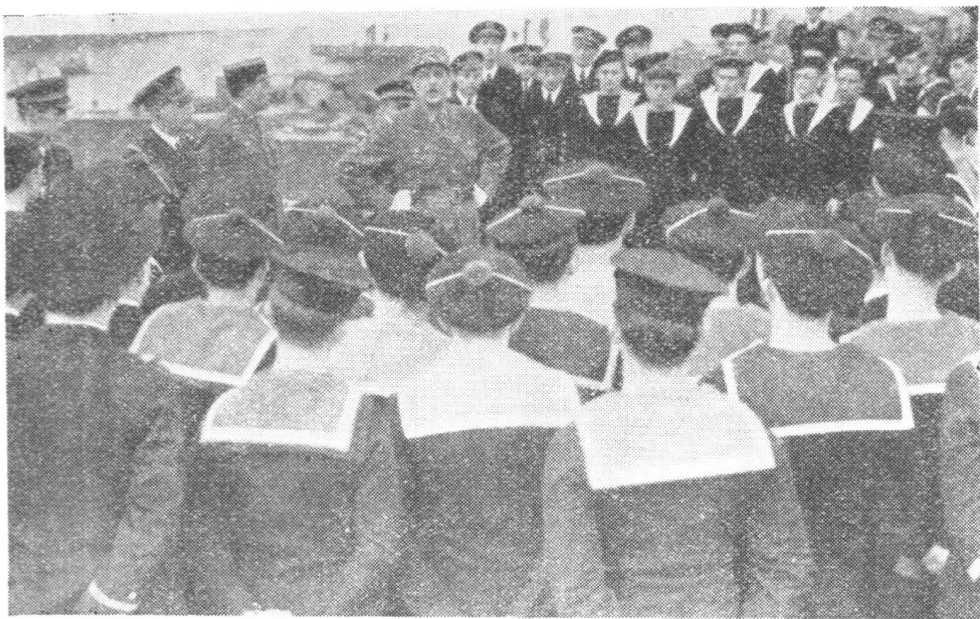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0

书号：3003·1621 定价：(上、下二册)1.90元



戴高乐将军在写作。



1942 年，戴高乐将军与自由法国的水兵们。



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中坐者为戴高乐将军）。

出版者说明

本书作者戴高乐是法国著名政治家，曾任总统。生于1890年，卒于1970年。他1912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德国希特勒军队进攻波兰后，英、法对德宣战。1940年5月，戴高乐担任第四装甲师师长，6月任国防部副部长。不久，希特勒攻占法国巴黎，11月法国统治集团向德国投降。戴高乐撤退至英国伦敦，成立“自由法国”，1943年6月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1944年6月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在1945年5月德国投降前，戴高乐积极进行抵抗希特勒的运动。德国投降后，戴高乐着力于掌握政权。1946年1月他退出政府。1958年12月当选为总统，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1969年4月因国内政治经济危机辞去总统职务。

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是从他本人和法国的角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收集了非常广泛而丰富的材料，某些文件是第一次发表。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名“召唤”，叙述的时间从1940年起，到1942年年中为止。第二卷名“团结”，从1942年年中起，到1944年为止。第三卷名“拯救”，从1944年8月起，到1946年1月止。书中的描述，对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形势，特别是法国情况，有不少参考价值。

在第一卷中，戴高乐叙述了法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投降前后的一些情况和“自由法国”建立的经过。还以很多篇幅叙

述了法国与英美的关系，特别是与英国的关系，所附的文件反映了它们之间的矛盾。

本卷是从英译本转译，个别词句曾参照法文原著和俄译本加以修改。除了在必要的地方加了一些注释以外，全部译文(包括地图)按照英译本译出。

本书这次再版，地图照旧版本刊出，另附地名新旧译名对照表，以便利读者参考。本书译文承蒙尤颀同志作了必要的校订，谨表谢忱。

目 录

第一章	陡坡	1
第二章	崩溃	51
第三章	自由法国	78
第四章	非洲	99
第五章	伦敦	133
第六章	中东	157
第七章	盟国	194
第八章	战斗法国	233

目 录

文 件

一	自由法国.....	283
二	非洲.....	298
三	伦敦.....	327
四	中东.....	368
五	盟国.....	465
	美国.....	465
	苏联.....	528
	英国.....	539
六	战斗法国.....	594

第一章 陡 坡

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这是从感情和理智两方面产生出来的。感情的那一面使我把法国想得象童话中的公主或壁画上的圣母一样献身给一个崇高而卓越的使命。我本能地感觉到上天创造法国，如果不是让它完成圆满的功业，就会让它遭受惩戒性的灾难。假如在这种情形下，它竟在行为和事业上仍然表现为一个庸才，那我就会认为是一种可笑的变态，其过失在于法国人，而不在于这个国家的天赋。但我理智的一面又使我确信，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法国就不能成为法国；唯有丰功伟业才能弥补法国人民天性中的涣散。以当前的我国与当前的其他国家相处，如果没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和正直的胸怀，就会遭到致命的危险。总之，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

当我在出生地成长起来的时候，这种信念就随着增长。我的父亲是一个有见解、有学问和尊重传统的人，对于法国的尊严充满了感情。他让我了解了法国的历史。我的母亲对于祖国有着坚定不移的热爱，这和她的宗教虔诚不相上下。我的三个弟兄、一个妹妹和我自己对于祖国所感到的深刻的骄傲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作为一个生长在里尔而居住在巴黎的青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光荣的标志更使我感动的了；这儿有圣母院的夜景，有凡尔赛宫壮丽的黄昏景色，也有阳光照耀下的凯旋门；巴黎残老军人院穹顶下面还有夺来的敌军军旗在瑟缩地战抖着。同时，也没有任何东西比我国的功

绩对我的影响更深的了，诸如群众在俄国沙皇经过时的热烈情绪①，罗夏跑马场的检阅②，巴黎陈列馆中令人惊羨的展览品，飞行员的第一次飞行等等。童年时，大人对事物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谈话中把法绍达的投降③、德莱福斯案件④、社会冲突、宗教倾轧等等错误和软弱无能的事情暴露在我那纯真的眼光之前；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些更使我悲痛的了。我的父亲曾追述勒·布热和斯坦因的突击战丝毫没有得到结果，而他自己在那次出击中还受了伤；我的母亲追忆起她还是女孩子时曾看到她的父母流着泪说：“巴赞投降⑤了！”并说她当时感到非常绝望。这类追述我国以往灾难的故事比任何东西都更激动我的心弦。

法国在我少年时期的命运，无论是作为历史的主题还是作为攸关公众生活的事情，都使我感到莫大的兴趣。因此，公众论坛上每天出现的事物都吸引了我的注意，同时我也以极严格的批判态度对待它。出场的人物如万马奔腾一般倾泻出他们的智慧、热情和雄辩，使我不禁为之神往。然而我一

① 大约是指1897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对法国的访问。这件事发生在俄、德、奥匈“三皇同盟”破裂和法俄同盟建立以后。——译者

② 罗夏跑马场是巴黎的大跑马场，过去每年春天都要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阅兵式。——译者

③ 1898年，英法两个殖民国家为了争夺非洲尼罗河上游地区，曾展开激烈的斗争。7月，法国军队进驻尼罗河上游的法绍达；9月，英国军队也到达该地，并要求法军撤退；两国面临军事冲突的危机。英国政府采取了强硬的军事威胁态度，法国由于本身军事力量处于劣势，被迫于11月无条件撤离法绍达。——译者

④ 1894年，法国反动军人诬告法国军官德莱福斯（犹太人）犯间谍罪，法庭判他终身苦役。此案发展成为法国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的尖锐斗争。在舆论的压力下，德莱福斯获得赦免，并于1906年复职。——译者

⑤ 巴赞是十九世纪的法国元帅，他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投降普鲁士。——译者

想到如此众多的才情横溢的人物竟浪费在政治纷争和国家分裂之中，心里又不禁为之黯然。自从本世纪初期以来，战争的阴云就隐约可见，这种感觉也就愈益加深了。我必须承认，当我在青年时代想起这一场不可知的冒险时，心中不但没有恐惧，而且还暗自赞美了一番。总之，当时我毫不怀疑法国将要经历一场严重的考验，我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有朝一日为它立下丰功伟绩，而且相信我将来一定能获得这个机会。

当我参加陆军时，我国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队伍之一。当时各方虽然有许多批评苛责之词，然而军队还是镇定若素地，甚至暗中充满希望地期待着军队起举足轻重作用的日子将会来临。从圣西尔军校毕业之后，我在驻阿拉斯城的陆军第33步兵团当见习军官。我所遇到的头一个团长是贝当上校，他教给我指挥的艺术和指挥的天才有什么样的意义。接着，战争就象疾风扫落叶一般使我经历了炮火的洗礼、战壕的郁闷、进攻、轰炸、受伤和俘虏等等各种战争的震惊。在这一过程当中，我有幸看到法国虽然由于生育率太低而失去了一部分必要的国防力量，一般人又沉浸在空谈里，而当局也过于疏忽，但它仍然拿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它付出了无可估量的代价、弥补了自身的缺陷，胜利地经受住了这一场考验。我有幸看到它在最危急的关头，首先在霞飞将军的麾下，后来又在“老虎总理”^①的号召下，万众一心地团结起来。我有幸看到它后来虽然由于受到损失和破坏而元气大伤，社会结构和精神上的平衡也被打乱了，但却能爬起来，迈着摇曳不定的步伐继续奔赴自己的前程。这时当局却恢复了旧制，排斥了克里蒙梭，抛弃了伟大的事业，重新回到混

^① 指1919年巴黎和会时期的法国总理克里蒙梭，他是“凡尔赛体系”的策划者之一。以手段泼辣狠毒著称，故被称为“老虎总理”。——译者

乱中去了。

在往后的年代中，我的一生经过了好几个不同的阶段。在波兰执行过特种任务，也作过战；在圣西尔军校当过历史教员；当过元帅的幕僚中一名随员；在特里夫斯轻步兵第19营当过营长；在莱因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参谋总部任过职。到处我都看见最新的胜利使法国的威信恢复起来了。同时也看到了人们由于当局的举棋不定，而对前途产生了疑虑。尽管如此，我认为军营的生活仍然使我心旷神怡。那时的军队虽然象一盘没有灌上麦子的磨，但我却认为它是即将来临的伟大行动中的一个工具。

显然，战争的结局并没有带来和平。德国随着元气的恢复，又野心勃勃。当时俄国在革命中已经陷于孤立，美国已经置身于欧洲事务之外，英国对柏林方面极为宽厚，以便使巴黎方面仰承它的鼻息，而新兴的国家则仍然分崩离析、不堪一击；于是遏制德意志帝国这个任务就须由法国独自承担了。实际上它也这样做了，但步骤有些紊乱。因此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首先是在普恩加来^①的领导下实行遏制政策，接着在白里安^②的指导下又企图取得协调，最后便寻求国联的庇护。这样就使德国坐大而咄咄逼人，希特勒快夺得政权了。

在这一时期，我被派到国防部总秘书处去。这是总理指挥下的一个常设机构，目的是使国家和民族准备应付战争。从1932到1937年间，我曾在14个部里参与同国防有关的各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几度担任法国总理。任内曾于1923年1月进兵鲁尔，以图占有鲁尔的冶金企业和资源。——译者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几度担任法国总理或外长。1930年任外长时，曾策划“泛欧联盟”计划，企图建立一个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反苏集团。——译者

种政治、技术和行政工作的策划。我尤其必须熟悉安德烈·塔迪厄和保罗·彭古在日内瓦分别提出的安全计划与限制军备计划。在杜木古内阁时期，当希特勒上台以后，我国准备改变路线，我也必须提供一些意见以资决策。我还不得不永无停止地修订国家战时组织法案，我还必须研究动员民政、工业以及公共服务部门的措施。在我必须做的工作和参加过的讨论以及必须进行的接触中，我都看到了我国的国力是如何地雄厚，同样也看到了国家的弱点。

当局的举棋不定，在指挥方面也到处暴露出来。这决不是执行任务者的无能或不忠。相反地，我看到领导各部工作的，有许多都是人格无比高尚、才华十分出众的人物。但政治把戏消磨了他们的时间，使他们变得麻木不仁。对于政治事务我是一个不多开口然而又充满热情的旁观者。我看到同样的情景不断地重现。总理刚一上台就将遇到无数的苛求、批评和央情等等。他虽然竭尽全力也还是穷于应付，更谈不到掌握全局了。议会决不会支持他，给他做的事情只是暗中陷害他和离弃他。他的部长都是他的政敌。舆论、报纸和党派利益都把他当成一个抱怨的当然对象。人人知道他只能在职一个很短的时期，他自己也首先就知道这一点。事实上，过不了几个月他就要让位给别人。至于国防问题，这种情形便使当事者无法把接连的许多计划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拟出成熟的决定和措施，把它贯彻实行，成为一个政策。

因此，军队便只能从国家当局接到支离破碎和彼此矛盾的指示，于是就只好退而崇尚空洞的理论，陆军保守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盛行的一套观念。同时，在职的将领又都年岁日增，他们顽固地死守着曾经为他们造成光荣的错误观点。这也加重了上一趋势。

因此，固定而连续的防线这一概念，便支配了未来作战的战略。一切组织、理论、训练和军备都是直接从这一概念中产生出来的。当时一般都认为，一旦战争爆发，法国就将动员后备队的兵员，尽可能建成许多师。这些都不是为了机动地调遣、进击和扩大战果，而是为了坚守各段战线。把这些部队都部署在法国和比利时（战时显然是我们的盟国）的边境据点上，在这里等候着敌人进攻。

至于武器方面，坦克、飞机、流动炮与全射角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次战役中，显示出能袭击和突破，往后威力又有了不断地提高；这些都只打算用来加强防线和在必要时作局部反击，以恢复战线。武器的型式就是在心中预先有了这种概念之后确定的。重型坦克都装上了轻型的和短射程的武器，用途只是护送步兵，而不打算作迅速和独立的行动。截击机的设计只是为了保卫领空。除此之外空军就只能运用极少的几架轰炸机，至于俯冲轰炸机则一架也没有。设计大炮时只是为了从固定的地点向有限的水平区域发射，既不能通过各种原野，也不能向所有的角度发射。此外，前线也预先沿着马奇诺防线延伸至比利时的要塞划定了。因此，全国武装起来以后，就将守住这道屏障；人们盘算着在这后面等待用封锁来消耗敌人，然后用自由世界的压力使敌人屈服。

这种战争的概念很适合当局的胃口。由于政府的弱点和政党的纷争，使当局寸步难移，因之便只好采取这种静守的体系了。同时，这种万应灵药式的定心剂也十分适合国情，任何人要是想当选、受到人们喝采或是想在报纸上出风头，就不得不捧上一两句。全国舆论都不愿意进攻，只幻想着用战争来反对战争，就可以使好战者不敢发动战争。他们仅仅

记住若干次毁灭性的攻击，而没有看到从那时以来内燃机在战斗力方面所引起的革命。总之，一切都汇合起来使被动主义成了我们国防政策的原则。

在我看来，这种方向是极端危险的。我认为，从战略上来讲，这样就把主动权全部拱手送给敌人了。从政治上来说，我们既然公开宣布自己的意图，要把军队保持在国境线之内，就等于鼓励了德国人向萨尔区、莱因区、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罗的海沿岸诸国、波兰等薄弱地区进攻，因为这些地区从那时起就被孤立起来了。这时俄国也将不愿和我们结成同盟，意大利也会确信，不论它做什么，我们都不会制止他们的罪行。最后，从民心上讲来，使人民相信，战争一旦爆发，我国应尽量少作战，这也是十分可悲的事。

老实说，我心里长期以来就在考虑着行动的哲学、国家对于军队的鼓舞与运用、政府与最高统帅部的关系等等问题。并且在几本出版物（如《敌人阵营中的倾轧》、《宝剑的刃》等）以及一些其他的评论中表达了我的看法。我曾在巴黎大学等地举行过公开讲演，讨论作战问题。但在1933年1月，希特勒当了德国元首。从那时起，局势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假如没有人愿意提出任何东西来应付局势，我觉得我个人就有责任诉诸舆论，提出我的计划。由于这些事情都将发生后果，我必须估计有一天公众的注意将集中在我的身上。经过25年军营生活以后，我很难下决心去从事这样的工作。

在一本名为《建立职业军》的书中，我提出了我的计划和看法。我提出除了经过动员所产生的大规模部队以外，还应紧急地用一批精选人员组成一支机械化、装甲化的机动突击部队。1933年我在《政治与议会评论》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开始谈了这个问题。1934年春天我又出版了一本书，提出我对